

# 國防研究院園丁：

# 張其昀博士的風範

(本文插圖刊一二九、一三二、一三三頁)

張載宇

總統府資政、國民大會代表、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主席團主席，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曉峯（其昀）博士，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病逝。國之大老，遽歸道山，實在是黨國的重大損失。以曉師對黨國貢獻之大，作育英才之多，各方面哀悼紀念之作，對其質樸堅毅的德行，高瞻遠矚的功業，融會古今中外的學術，論述必多，無待贅言。

作者受業於國防研究院第三期，畢業後留任講座，十載追隨，兩兼總務處長，一兼教務處長，多年來一直保持與各期同學的聯繫。曉師創辦中國文化大學時，作者適兼國防研究院行政職務，協助創校，多方奔走，曉師交付任務，多能克服困難，有以報命。茲謹就曉師主持國防研究院，最為同學懷念欽敬者，略述數端，以誌景仰。

## 受知蔣公擔當重任

國防研究院，係為適應復國建國需要，培養總體戰人才而設，先總統蔣公中正自兼院長，嚴前總統蔣公淦兼副院長。民國四十七年，曉師甫由教育部長卸任，即奉令籌辦此一國防最高學府，四十八年四月正式成立，至六十一年十一月暫停結束，十四年間，始終由曉師以主任身份負責實際

責任。二十餘年以來，黨政軍重要領導人員，多數均曾參加此一國防研究教育，對國家社會貢獻至多。蔣公將此重任交與曉師，實為特達之知；曉師亦竭智盡忠，達成時代使命與歷史任務。

國防研究院調訓對象，為黨政軍高級幹部，每期六十人，文武職各半。武職皆為將級重要軍職人員；文職則包括現任或將任主要實職的簡任人員，以及民意代表、專家學者、企業界人士之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者。調訓名單，均由蔣公兼院長親自遴選或核定，在院研究期間一年。開學、畢業典禮與紀念週，均由蔣公親臨主持致訓，每期研究員均由蔣公召見，個別談話二至三次，考核心得並垂詢意見。此外，所有教育與行政業務，均由曉師秉承指示辦理。

十四年間，共召訓十二期，畢業七百三十三人，均有詳確考核，除由各種管道及記錄提供基本資料外，同學並填相互認識表，由曉師綜合評定報核。過去政府各方面重要人士有異動時，蔣公必索取各期研究員資料，以為衡酌參考，其為領袖之倚重者如此！

## 闡揚領袖革命哲學

蔣公繼承國父孫中山先生志業，領導國民革

命，精研國父全部革命理論、方略，加以綜合整理，不僅繼承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，也繼承了國父的革命思想，闡發並多新義。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：「余所治者，乃革命之學問也。凡一切學術，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識及能力者，余皆用以為研究之原料，而組成余之『革命學』。」（註一）蔣公數十年來言論，無不為國父革命學的闡揚。曉師著作等身，深探其主旨，亦莫不為孫公、蔣公兩大領袖革命學的闡揚。

蔣公八十壽壽，曉師著蔣總統對世界人類貢獻一文，推崇蔣公為中華道統的繼承者，三民主義的闡明者，五權憲法的保育者，力行哲學的奠基者，東方文化的宏揚者，革命典型的煥發者，民主法治的促進者，新國防論的締造者，實業計畫的表彰者，文藝復興的號召者，學術思想的指導者，現代生活的實踐者，精神修養的倡導者。反抗抗俄的先覺者，東亞聯盟的創議者，制禮作樂的獎勵者，大同社會的持炬者，國際合作的策畫者，世界和平的播種者。就此二十項，提綱挈領，徵引兩大領袖言論與有關資料，扼要論述，洋洋數萬言（註二），誠可謂之革命學大綱。其中予我同學印象最為深刻的，就是新國防論的締造。所謂新國防論，就是蔣公繼承國父，領導國

民革命數十年來，對革命幹部諄諄訓誨，國防與民生合一的革命理論系統化；簡言之，也就是政治重於軍事，精神重於物質，以總體戰、總動員為中心的革命學。曉師在歷期各種研討或座談會中，提示內容，無不與新國防論有關。至正式以新國防論為題，向研究員講話，計有兩次：一為五十四年三月第七期入學時；一為五十八年十月第十一期入學時。前者說明新國防論的研究，旨在完成第三期國民革命，內容包涵政治、社會、外交、軍事、資源、經濟、文化、宣傳、心理、思想、地略、主義等十二種大戰爭，而以主義戰為其核心，總動員為其手段；並就十二種戰爭加以析論。後者歸納新國防論的研究，為三民主義、國際關係、實業計劃、時局世情、反攻復國五種研究。對五種研究均有精簡要的說明，限於篇幅，不能備述。曉峯先生於結論中指出：「國防研究院的教育即是以三民主義、國際關係、實業計劃、時局世情、反攻復國五種研究的綜合研究，亦即政略與戰略的密切配合，以政略為主，以戰略為從，而構成國家戰略或大戰略（Grand Strategy）的綜合研究。其教育宗旨，在於造就融貫古今，溝通中外，高瞻遠矚，澄思深慮，文武兼資，真知力行的現代政治家。」勉我們以「全球的觀點」、「全盤的計劃」、「全人類意識」，為完成第三期國民革命而努力！蔣公為新國防論的締造者，曉師則為新國防論的發揚者。（註三）

## 瞭解關注每位學員

國防研究院同學，入院時均須交自傳一篇，不僅曉峯先生詳為核閱，蔣公兼院長在個別談話前亦必核閱。作者於第三期受訓時，蔣公召見會問：「你是合肥人，何以在蕪湖讀中學？」其注意細微如此。曉師對同學自傳更深為研閱，並與在院各種活動紀錄參照，以為考核的依據。

國防研究院設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、敵情五個研究所，研究員依其專長或興趣，選擇參加一個所。課程亦分為五類，但同學均須研究，故畢業研究員皆為熟諳國家戰略因素，國家建設與總動員要領，能從事國家政策的研究與執行的通才。課程經歷期改進充實，至第十二期，已發展為「國防總論」、「敵情研究」、「思想與文化」、「國際情勢」、「邊政與僑務」、「新武器與現代戰爭」、「國情分析」、「國家情勢研判與國家安全政策設計」、「情報反情報」、「大陸革命與敵後作戰」、「軍事戰略計畫」、「現代行政管理」、「總動員計畫」、「戰區作戰與戰地政務」、「實業計畫與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研究」、「國外考察」等十六個課程。一般課程之進行，均由教育長徐培根上將主持。每週舉行的時事討論會，每月舉行的專題演講，均由曉師親自主持，結論必與新國防論有關。與我反共關係密切的美國與韓、日、泰諸國，均設有與我性質相同的國防研究機構，其學員每年均來我國訪問，曉師主持歡迎或討論會，發言必本「全球的觀點」、「全盤的計畫」與「全人類意識」原則，深為國際友人所敬佩。為能發揮集體智慧，各期畢業論文，均有一總題。每一研究員，均需在總題範圍

內自定一題撰寫，畢業前並提口頭報告，相互討論。每一論文，均由曉師親自核閱，報告討論亦由其主持。故對每一研究員均有深刻認識，其所考核，亦能客觀公平，令人信服。曉師對同學生活均極關心，對於後進的愛護提携，一本至誠，出於真情。在同學心目中，曉師實是一位「望之儼然、即之也溫」、「光風霽月」的人文大師。

## 分層負責生活儉樸

作者於第三期參加研究，五十年十二月畢業，留院任講座。五十一年第四期入學時，奉令兼總務處長，為時兩年，調兼教務處長，五十五年專任講座，五十八年八月，在未經徵求同意狀況下，逕由曉師簽奉核定，再兼總務，直至六十一年，母院奉命暫停，辦完結束為止。在院十年，兼任行政工作六年，無論教務、總務，均能在本身權責範圍內順利進行，曉師僅指示原則，提出要求，從未過問細節。作者在工作進行中遭遇任何困難，亦從未向曉師訴苦。間有因事實困難未能達到要求，曉師均深能體諒，充分發揮分層負責的效能。作者在院十年間，除於每年農曆正月初一投刺拜年外，從未至曉師私宅一次。因曉師在院十四年間，除奉令出國訪問，或偶有小恙休養一、二日外，未有一日不到院者，星期假日及農曆除夕、元旦，亦不例外。任何公事，均可在院內報告或請示；至於個人及家中私事，更從未經由總務人員辦理，曉師與師母龔柏英女士的公私分明，實令人由衷欽敬！

曉師生活極儉樸，不吸煙、不飲酒，無任何不

良嗜好。惟喜喝阿華田，日必數杯，均由其自購帶來。每日中午均在院用餐，雖不至餐廳與研究員共食，所吃亦為研究員伙食，有時因口味不合，由家中自帶，或令煮麵一碗充飢。作者第一次任總務時，始指派工友一人，為其單獨料理膳食，每餐亦僅一魚、一蔬菜而已，其自奉之儉若此！其後創辦中國文化大學前身的中國文化學院，車輛物資，初期多由院方支援，致為少數同仁所不諒，某刊物捕風捉影，為文大為攻訐。事聞於蔣公，派劉安祺上將為副主任，協助曉師整理人事、安定內部，作者亦於是時再兼總務。由於曉師操節無瑕，人所共信，一切問題終獲澄清，絲毫無損其令譽。

## 創辦文化大學動機

曉師赤手空拳，創辦中國文化大學，其締造艱難與輝煌貢獻，是為人所共知的事實。但促成其創辦的動機，則鮮為人所道及。據個人瞭解，至少有左列兩點事實：

### 一、陽明山會談學者的建議

民國五十年，

第二次陽明山會談（性質與現在的國建會相似），以文化為主，歸國學人，多向蔣公反應，臺灣應建立漢學中心，蔣公均囑其與曉師商談，這可知蔣公是有意要曉師負擔這復興中華文化的歷史任務。回憶五十一年十一月，文大第一屆研究生（喬寶泰、潘維和、鄭嘉武三任校長，均係該屆）入學時，華岡第一棟大樓——大成館二樓尚未完工，開學典禮是借國防研究院禮堂舉行，同學借宿是由院方騰出半棟房使用，膳食亦由研究院代辦，直到

第二年四月，始遷華岡。這在機密性甚高的國防研究院是空前絕後的特例。華岡興學，初期雖獲國防研究院精神上與物質上大力的支援，但後來為政府做了許多國民外交，以及不便由政府出面的事情，這也是華岡學園與一般學府不同的特殊所在。二、莊萬里先生的鼓勵。在多年以前，有位臺灣學者至菲律賓募款興學，當時僑領莊萬里先生資力雄厚，慷慨好義，據其表示，甚願捐款，但必以曉師為對象，其時莊先生與曉師尚未相識。

以後創辦文化大學時，莊先生首先願捐款臺幣四百萬元興建圖書館，雖非一次撥交，實是最大的鼓勵。因為文化大學創辦時，開辦費只有六千元，購買第一塊校地，萬餘坪亦僅百餘萬元，以後各方踴躍輸款，但甚少整筆鉅資捐助。所可惜者，馬來西亞僑領陸運濤先生，五十三年五月第一次歸國，在國防研究院參加總統招待茶會後，陸運濤偕夫人及港九地區影劇領袖胡晉康、周海龍兩先生，至華岡參觀，由曉師親自接待，相談甚歡，臨別時告曉師說：「張先生，你有什麼需要，儘管告訴我好了。」時馬樹禮先生適在院參加第六期研究，此項參觀，亦為其所安排，與作者均陪同參觀，聞言頗為興奮。次早，曉師即親送名譽董事聘書，亦欣然接受。不意當日赴臺中參觀，回程飛機失事，陸氏伉儷及胡周兩君均罹難，陸氏為愛國反共僑領，不幸逝世實亦為國家的損失！華岡當年是一片荒山，荆棘遍地，今日有多棟大樓，美侖美奐，花木扶疏，環境優美。而所有一坪地、一片瓦、一草一木，莫不是曉師憑其德望，以「武訓興學」精神，獲得各方面支持

、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。當時國防研究院各期同學，無不盡心盡力奔走籌措，這中間，經過了多艱難困苦，不是參與其事的個中人，是沒有辦法能夠體會到的。

## 氣度恢宏魄力超人

曉師自民國三十九年參加中國國民黨黨務改造，旋任秘書長，以後擔任中央常務委員，歷三十年。在教育部長任內，開放大學、頒佈學位授予法、實驗免試升學、三大政策，在中國教育史上是一種劃時代的里程碑。主持國防研究院十四年，潛移默化，培養造就黨政軍各方面總體戰領導人才。創辦中國文化大學，其宗旨不僅在發揚中國文化，且要融合東西之文化。創辦之初，即辦受財團法人登記。高瞻遠矚，不計一時毀譽，其超人魄力與恢宏氣度，實少人能與比擬。

曉師近年因病任榮民總醫院甚久，民國七十三年，應華岡同仁之請，召其公子鏡湖返國，接替華岡艱鉅重任，一度健康轉好，於七十三年十二月一日，立有遺書，自述其六十歲以後努力於講學、著作、宗教三事，大意與其七十自述欲完成三項志願相同：即中華五千年史之撰述，華岡學園之創辦，全神教之倡導，未完工作，亦提出具體期望。現曉師雖辭人世，風範長存，永留去思，而為後人所欽仰與效法！

註①孫文：治學雜誌。註②原文載華岡學報第三期。

註③曉峯先生八十大慶時，作者即以新國防論的發揚者一文為祝，載六十九年十一月文藝復興專集。





① 國防研究院院慶酒會研究員舉杯向張其昀主任致敬右為張載宇講座。

②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日本政府贈張其昀博士一等旭日大綬勳章。（文見第10頁）



①1964年韓國國防研究院來華訪問座談，前排左為張其昀主任左立發言者為張載宇講座。

②張主任(右五)與美籍顧問及研究院高級官員合影。

